

[法] 斯当达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北京燕山出版社

[法] 斯当达

红与黑

罗新璋 / 译
(修订本)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斯当达(Stendhal)著;罗新璋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3

ISBN 7-5402-1491-0

I. 红… II. ①斯… ②罗…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804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里 功

红与黑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5 印张 402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3.50 元



世界
文学
文库



Le rouge et le noir

译书识语

罗新璋

名著须名译。名译者，名家所译也。对广大受众，本书译者愧非名家；只在同行中，薄有虚名，恒以“没有翻译作品的翻译家”（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相戏称。好读书，懒于动笔，只译得《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及《栗树下的晚餐》等中短篇，《红与黑》为生平第一部长篇译著。朝译夕改，孜孜两年，才勉强交卷，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试申说之：

一、外译中，是将外语译成中文——纯粹之中文，而非外译“外”——译成外国中文。此所谨记而不敢忘者也。

二、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文学语言，于言达时尤须注意语工。“译即易”，古人把“译”声训为“换易言语”的“易”；以言文学翻译，也可说，“译”者，“艺”也。译艺求化，只恨功夫不到家。

三、艺贵精。但在翻译上，精确未必精彩。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耳。

比起创作，翻译不难。难在不同言而同妙，成其为名译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敬告读者

本书行将付梓之际,适值重大的七月事件^①,弄得人心不大肯朝想像这一路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原稿当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
- ①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巴黎民众起义,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但胜利果实旋为大资产阶级窃去,引出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
- ② 据斯当达专家考证:起意写作《红与黑》,当在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五~六日之夜;全书,至少是上卷,完稿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初。之所以说“写于一八二七年”,是表示与时政无涉,但小说副标题又作“一八三〇年纪事”,无异掩耳盗铃。

目 录

译书识语	1
------------	---

上 卷

第 一 章	小城	3
第 二 章	市长	7
第 三 章	穷人的福星	10
第 四 章	父与子	15
第 五 章	讨价还价	19
第 六 章	烦闷	26
第 七 章	缘分	33
第 八 章	小小的风波	42
第 九 章	乡野一夕	49
第 十 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56
第 十 一 章	长夜悠悠	59
第 十 二 章	出门访友	63
第 十 三 章	网眼长袜	69
第 十 四 章	英国剪刀	74
第 十 五 章	鸡叫	77
第 十 六 章	新的一天	80
第 十 七 章	首席助理	84
第 十 八 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88
第 十 九 章	忧从衷来	99
第 二 十 章	匿名信	107
第 二 十 一 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	112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124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135
第二十四章	省会	148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54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161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171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75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181
第三十章	野心家	194

下 卷

第 一 章	乡村情趣	211
第 二 章	初见世面	221
第 三 章	第一步	229
第 四 章	拉穆尔府	232
第 五 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243
第 六 章	说话的腔调	246
第 七 章	风湿痛	252
第 八 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259
第 九 章	舞会上	268
第 十 章	玛葛丽特皇后	276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284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288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293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302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308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313
第十七章	古剑	319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323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328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336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341
第二十二章	争论	346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354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362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368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374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378
第二十八章	《曼侬·列斯戈》	381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385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388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392
第三十二章	老虎	397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402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407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413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418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425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429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435
第四十章	静逸	439
第四十一章	审判	443
第四十二章		449
第四十三章		455
第四十四章		460
第四十五章		467

附 录

斯当达与维璃叶·····	罗新璋	477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红与黑》人地名的翻译·····	许 钧	479
是否还有个度的问题		
——评罗新璋译《红与黑》·····	许 钧	487
风格、夸张及其他 ·····	罗新璋	497
文学翻译应追求整体风格的和谐统一		
——再读罗新璋译《红与黑》·····	许 钧	502
批评不等于否定		
——也谈罗新璋译《红与黑》·····	罗国林	511
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	袁 莉	514
评罗新璋译的《红与黑》		
——兼谈罗新璋的翻译艺术·····	张成柱	517
文学翻译与批评理论·····	夏仲翼	526
“地道的译文”		
——文学翻译艺术派的追求述评·····	陈荣东 陈庆增	529
精彩未必不精确·····	罗新璋	530
“阿三”与重译《红与黑》·····	赵武平	534

上 卷

真实，
令人难堪的真实^①。

——丹东

① 一个半世纪以来，斯当达专家翻遍丹东(1759—1794)著作，没有找到类似的句子。卷首题辞，只表示作者对这位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崇敬；小说中屡次提到丹东，玛娣儿特小姐还把主人公于连比拟为丹东。又，书中各章题目下的题辞，除英文、意大利文外，法文的大多系斯当达假托，有时虽署上梅里美、缪塞等人名，但查无实据，无从加注，亦无需加注。

第一章 小城

置万千生灵于一处，
把坏的拣出，
笼子里就不那么欢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①。

① 译按：《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骢（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博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纪德。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到：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拙译《特列斯当与伊瑟》译本序末曾谈到：“日后，轮到这个译本要给推倒重来之日，其中个别可取的砖砾，包括所含朱译的珠玑，尽可采掇。”——此语对拙译《红与黑》照样适用。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再按：本书初译由浙江文艺出版。去岁冬，燕山商拟采用拙译，适合同十年期满，遂以三阅月功夫，与原文校读一过，是为修订本。——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片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喏！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还夹杂某种褊狭与拘执。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客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赏心悦目。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②，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迤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那雄踞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能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

① 译按：“特”乃法文 de 字的音译；de 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所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作品，译 de 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傅雷译本影响较大，本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敝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自有一定道理。

② 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

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换得索雷尔这一顷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作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如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聪明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恶劣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的小城，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

第二章 市长

权势！老兄，这难道不算回事吗？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便可流芳百世了。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俯视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依稀能见巉岩间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头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遐想，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